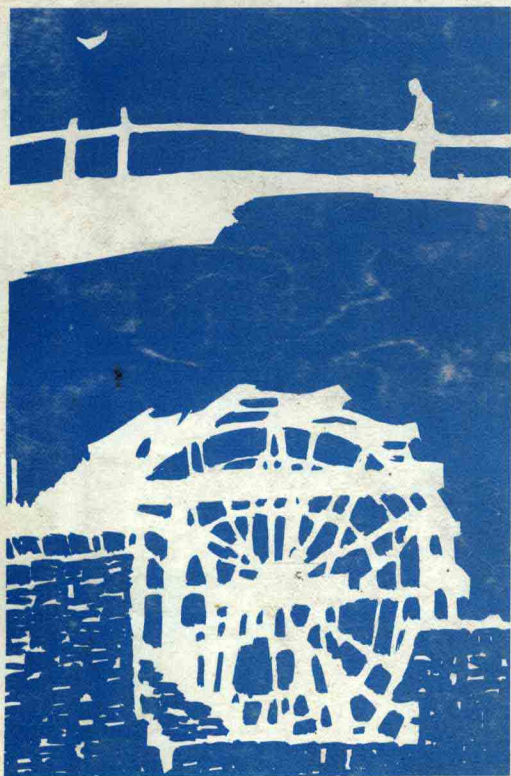


• 八桂作家丛书 •

蓝汉东 著
漓江出版社

风流桥轶事



广西有个刘三姐/刘三姐的家乡有
条风流河/风流河边故事多/一张卖
猪广告,打动了年轻寡妇的心/一曲
朴野山歌,唱风流桥头的初
吻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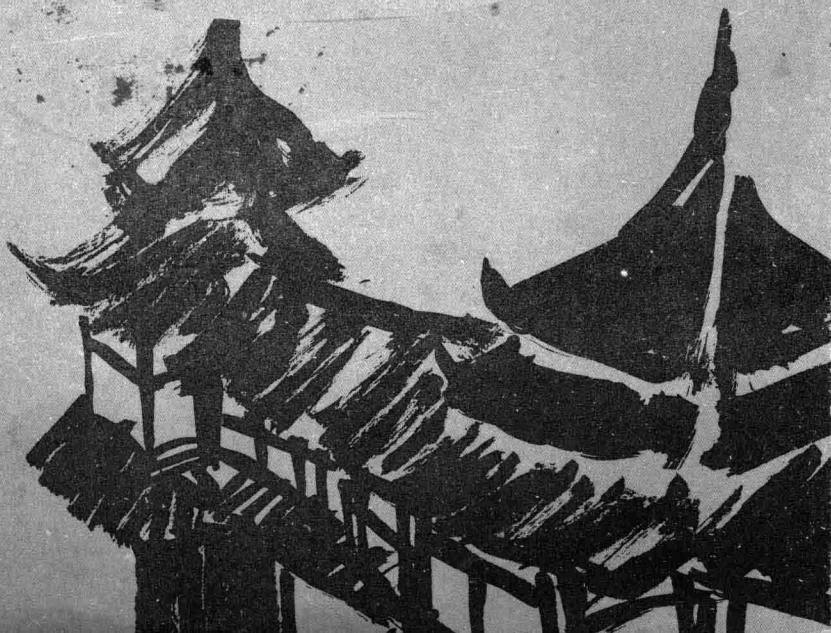
风流桥轶事



蓝汉东 著

漓江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1088S

(桂)新登字03号

风流桥轶事

蓝汉东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—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民族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5 插页2 字数155,000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50 册

ISBN 7—5407—1071—3/I·760

定价: 4.95元

序

秦兆阳

蓝汉东同志的短篇小说集即将出版了，他来信要我为他的这本书写几句话，不禁使我回忆起了我与汉东同志“结合”的一段经历。

1972年4月，我刚从设在广西武鸣县的“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”里“解放”出来，立即就奉命到广西的大石山区的都安县去参加一个“老中青三结合创作组”，任务是创作一部反映都安县农业学大寨的长篇小说。这真是我的文学生涯中一次特殊的经历：第一，是真正的写“遵命文学”，是非“遵”不可的命令。第二，一定要按照“三突出原则”写农业学大寨中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。第三，除我以外，还有蓝汉东同志发表过小说，参加创作组的其他中青年同志只写过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，而没有写过小说。第四，我的政治身份决定了我在创作组中的身份，只能敲边鼓，当幕后参谋，而不能当主角。所以，当时我的困难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。

所幸的是，参加创作组的同志在彼此的关系上倒是“结合”得很好。我们一起翻山越岭访问了几十个农业

学大寨的典型单位，同志们都尽量的在生活上给我以关心和照顾。在讨论写作提纲时，大家发言都很坦率，没有表现出任何对我的政治歧视。这种融洽的气氛给了我很大的安慰，大大减轻了我的内心压力。特别是蓝汉东同志，虽然我跟他个别接触并不比别人多，但他性格朴实，很少说话，却内心灵秀，具有搞文学的气质和兴趣，使我和他之间似乎自自然然“心有灵犀一点通”，产生了无言的友谊。特别是工作进行到最后阶段，即1975年夏天，我说，他执笔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四十余万字，他每天要写作一万多字，真不容易。于是我暗暗地对他产生了一种信念，认为他可以而且必然会走上文学的道路。

1975年夏天创作组完成任务以后我就离开广西回北京。一晃十余年过去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蓝汉东在这些年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文学写作的学习和探索，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不少的小说和散文，还先后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深造四年，获得了个文学学位，而且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也即将问世了。这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、列入“八桂作家丛书”的集子，颇有思想和艺术的份量。与时下的一些商业性的作品相比，质量是不一样的。

我为他而高兴，为古老的瑶族能够出人才而高兴。我遥祝他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就。

11月于北京

典 型.....	(182)
飞 奔.....	(205)
辣.....	(221)
疤拐子与临河街.....	(238)
回 家.....	(246)
出狱之后.....	(250)
李副局长之死.....	(254)
“冒 沫”	(257)
书 祭.....	(260)
后 记.....	(263)

· 卖猪广告 ·

卖猪广告

今日逢圩，盘龙叔起了个大早，走进灶厨里去升火做饭。火光从竹围墙的罅隙漏出来，撒进竹楼外的那片竹丛，星星点点。做罢早饭，他立刻又喂他的“丹麦长汉”肥猪。他一面手在桶里不住地搅拌着猪潲，一面眼睛不转地望着它。“丹麦长汉”正在扑扑地吃潲，吃了几口，它又“啞吃、啞吃”地打一声鼻鼾，末了，它屁股索性着地，蹲着吃食。看着它那恋吃的样子，盘龙叔又往猪潲里撒了一把炒黄豆粉。喷香的豆粉哄得它又挣扎着支撑起两只后脚，扑吃得更快了。望着望着，他笑出了声：“嘿！够肥的，肚皮快要裂了，你还不知足！”

喂完猪，他又麻利回头，朝竹楼下的羊栏里丢了几把羊草，放完羊草，转身又把竹笼里两只正在下蛋的鸡婆放出来，给它们撒了几撮玉米。等这一切都做完以

后，天已大亮，他才急急忙忙换了一件刚缝制的市布新衣服，又往背袋里放进了一张已折迭好的“广告”，提着一罐蜜，按了按内衣里的钱袋，然后返手锁门，喜悠悠地赶圩去了。

他家除了锅碗、桌凳那些死物件外，就只有他一个会思想的人。他当鳏公整整十九个年头了。他又当男人又当女人，日子是多么艰难啊！要是屋里有个女人，就用不着这么起早贪黑，像今天，大可以安心睡个天光觉，等女人煮好了饭，亲热地把自己叫起来，热乎乎地填饱了肚子，精精神神地上路，那该多好！可是命运偏不给他作这样的安排。自从那个短命的女人匆忙走了以后，接连的倒运都落到他的头上，不能有个温暖的家庭，眼下，虽已有了一点线索，但成不成全，还不能肯定。他今天进城，除了要贴一张“广告”以外，就是为了此事。他有一个远房表姐给他拉了一根红线，邀约他今天到镇上去跟一个名叫罗秋凤的寡妇会面。

翠屏山下的拉圩镇，是一条直筒筒的街道，从头到尾不过半里。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农副产品，大的如猪羊牛马，小的像芝麻绿豆，三步一个地摊，五步一个食店，生的熟的应有尽有。慢慢地，街面上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不断地往街中心挤压，当间只剩下一条窄窄的人行道。尽管管理市场的喊破喇叭，也无济于事。万头攒动的人群，摩肩接踵，各种叫买叫卖声嗡嗡响成一片……盘龙叔喜滋滋地，好不容易挤到班车上落点，那是

约定会面的地方。他站着左顾右盼，东边等烦了，又换到西边，班车开过去了一趟又一趟，抛下了一批又一批客人，可是仍不见来会面的人的影子。他有点失望了。是不是人家听了什么人的撺掇，又变卦了？人心隔着肚皮，这种事，他已经历过了，并不奇怪。这时，他倒想起了那张“广告”，那才是件大事！只要那张“广告”张扬出去了，就会洗净人们在他身上泼下的污水，挽回面子和荣誉。那时候，就不愁天下没有看不上他的女人。

倔强的盘龙叔，一气之下，把烟斗从嘴里拔出来，咯咯地朝鞋底上敲，呼地车转身，咚咚地走了。他径直走到公社旁边的食品站，也不问一声，走进去把一张高凳拉出外来。他威风凛凛地站到高凳上，把他带来的那张“广告”铺展开来，掏出自家备来的一小包饭，往“广告”背面又涂又擦，再翻转过来牢牢实地贴在门外的高墙上。

这张“广告”，是盘龙叔事先请了个人斟酌代笔的，街头写着“卖猪广告”四个字。盘龙叔还未跳下凳子，围观的人就已站满了一地，个个抬头仰脸看稀奇：

我有一头“丹麦长汉”大肥猪。有人说，净肉不拉七百五，我估摸跑不了七百，膘肉少说也有八寸厚，板油不会低于七十斤，在全社不数老大也算老二。定于古历九月初九（下一个圩日）杀它上市

场，以一斤低于市价五分出售，望各位乡亲父老踊跃购买。

高山大队角落生产队社员 盘龙

“广告”的左下角还写着两行小字：

卖了“丹麦长汉”，买进一架上海蝴蝶牌缝纫机、一座挂钟，还买棉被、蚊帐各两床。

这个“广告”真罕见，试问，谁见过卖猪肉还出个“广告”呢？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到两个钟头，几乎人人都来看了一遍。光从那“喝”、“啃”的惊叹声里，就足见这条新闻在人们心里引起的震动。

盘龙叔以胜利者和报复者的傲慢姿态，蹲在“广告”对面的一个矮屋檐下，嘴里噙着南竹短烟斗，慢条斯理地吐着烟雾，聆听着人们的惊呼的盛赞。他在心里狠狠地说：“世界上还有我盘龙这个响当当的汉子噢！我也会养猪，养大猪！我是懒汉？是败家仔？去你的！……过去吃半斤八两也要在这个门口罚站排队，今天我偏要在这里威风威风……”

他正在尽心尽意地享受着他的胜利的时候，食品站站长却踱步出来发表了异议。他说：“卖猪你就卖猪嘛！还出什么广告呐，乱弹琴！”盘龙站起来笑嘻嘻地说：“过去标语、口号、语录，还有限制这、制裁那的

布告、通告、广告到处都是，我占一块巴掌大的墙壁，出一张卖猪肉的小街招，又有什么错啰！”逗得人们轰地一声大笑起来。

盘龙叔所以来这么一手，是思谋得蛮久了的。先前，他也是一个勤快而又积极的小伙子，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竟慢慢地变得平庸而懒散起来，变的具体原因谁也说不清楚。只记得，那时候，好心的人见他的猪舍变成了柴草房，规劝说：“盘叔，你家一根猪毛也没有，以后要吃亏的。一个种田人靠什么？还不是缸里有粮，圈里有猪，头顶有盖，身上有裹？”他却说：

“我盘龙锁住门不怕饿死小板凳，天塌下来不光我一个死。你没听说‘堵不住路’，‘迈不开步’吗？如今是穷光荣，富可耻，你怎么连香臭也不分？反正吃肉有食品站，你怕什么！”人家又说：“吃食品站的猪肉是凭票、凭职位、凭面子，你凭哪样？”他说：“我也有三凭：凭磨、凭闹、凭骂。”对方又说：“个个像你，恐怕连猪屎也吃不上！”他也有他的理由：“少我一个和尚，天下不会都拆庙。我们队不是已有了‘千头猪场’吗？以后还要实现‘万头猪场’呢。连怀在母猪肚里的猪娃都算上，凑数报上去了，前几天已扛回一面养猪红旗，过两天，县内外还有代表来参观呢，还愁没得猪肉吃？”他就是这么一个打着嘴皮的人。

有一次，“千头猪场”场长叫他驾马车去外县拉猪仔。他趁着十五的月色连夜打马回府。猪仔挤在板车箱

的下一层，他躺在上一层。一面赶路，一面开他那个减价收音机听音乐。游哉悠哉，他觉得像睡摇篮一样舒服，一下子就呼噜起来了。

天放亮时，他以为回到了队里的养猪场门口，谁知睁眼一看，却走到了原来人家卖猪仔的猪场门口。收音机也早耗电断声了。原来在半路上，不知哪个该死的鬼仔趁他睡着的时候，悄悄掉转马头，来了一个向后转，给他闹下了这个南辕北辙的笑话。

他跳下车，猛地掉转马头，给这个哑巴牲口不轻不重地抽了一鞭，骂了一声：“饭桶！”又悠然自得地从原地重新回头赶路。

回到家，场长把头数点了点，一百五十只猪仔，只有一百四十五只到手，五只不知在路上丢到哪里去了。一定是哪个手脚不干净的又跟他开了玩笑。为此，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向社员检讨了三次。

一个先进养猪公社，竟也出现这等人和事，真是一只老鼠腥一锅汤。事情传到了公社一位书记耳中，他在作题为“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”的广播报告里，点了盘龙的名，说他是典型的大懒汉，败家仔。

俗话说：好话不出门，丑话传千里。几十里方圆，盘龙是懒汉、败家子的名声，简直是妇孺皆知。这对盘龙要重新成家，是个麻烦，想一想嘛，有哪个女人愿跟一个懒汉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？

生活常常会捉弄人，开初，他按照乡俗，对死去的

女人坚守了三个月贞节以后，对重建家庭，曾作过狂热的追求。那时他还年轻，膝下又未有儿女，眼角也有点高，往往不容易把对方看上；他看上了的，女方又不愿意。一拖就过去了五六年。这期间，倒有一个合适的，女方也心甘情愿，可是临到去公社割红书那天，她的兄弟却高低不肯，却把她许配给刚死去老婆的食品站站长。因为站长是卖肉的。

后来，尽管好心的婶嫂、伯母们自荐给他当红娘，到处张罗为他拉红线，搭鹊桥，可是每次给他带来的都是失望。有的还对红娘毫不客气地说：“勤不富也饱，懒不贫也饿。你回去告诉他，除非他换了副骨头，我才嫁他！”这话一传出去，盘龙的名声更不好了。

人怕伤心，树怕剥皮。盘龙追求女性的心冰冷下来，再也不敢存什么非份之想了。

他有时甚至在心里自我解嘲：“眼下强调大集体和大搞粮食，个人副业顾不上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，怎么能找老婆呢？一个人过日子，不是也顶好吗？左手进一块，右手花一块，无牵无挂的，多清闲！……”

茅草过火根还在。也许是日子过得顺溜了吧，他这个似乎已经没有了七情六欲的人，这两年，那冰冷的心又复活起来了。像被一个高明的魔术师，一下子就把他从魔术箱里化幻成另外一个人出来一样。是的，人非木石，除了衰老，正常人是会有生机的。他今年才四十五哩。他已隐约感觉到了，现在女人们开始跟他打招呼

了，正眼把他当作人看了，甚至冲着他笑了。雨露淋花，花还能不开？光凭这点，就是一个好的兆头。

比如，拿今年春的一件事来说吧。那天，他到市场去割十斤猪肉，拿回家请帮忙扩大猪圈的人吃饭。回家路上，竟能同一个中年女人同路走了一程。这个女人有四十上下，脸色苍白，眼角隐约留下已抹干的泪痕。她默默地走着，好像有什么伤心事。

“你赶圩回来？”盘龙望了她一眼问。

女人点点头。

“家在哪里？”

“六角寨。”

“买什么东西？”

女人支吾了两声，眼角涌出了泪珠，没有回答。

看她那样子，盘龙不由地产生了怜悯之心，经过再三盘问，她才断断续续地说出了原委。

这个中年女人是个寡妇，已嫁两个丈夫，也都死了。她唯一的精神支柱，就是厮守着一个男孩。上个月孩子病倒进了医院，动了手术，开销很大，现在手头非常吃紧。今天她卖芭蕉得了三块钱，准备买两斤猪肉回去给孩子补营养。谁知，她走到肉案旁，叫人家割了肉，过了秤，一摸，身上的钱不知什么时候已丢了，只好空着两手回家。

听了女人的诉苦，盘龙的心实在难忍，天底下的人，谁能肯定都没灾、没难，落了灾星的人，是最需要

人的同情和扶助啊！看着眼前的中年女人，他的心痉挛了一下，想掏几块钱送给她，助她一臂之力，可是手在上衣口袋里摸了几摸，又不敢拿出手：“你跟她没亲没故，她不知你的姓，你不晓她的名，你慷慨什么哟！”最后，他还是鼓足勇气作出了决定：给。他不但给了十块钱，还把他那挂肉的一半送给了中年寡妇。

盘龙就是这样的人：谁对了他的心，为你舍下身家性命他也干；哪个侮辱了他，也会以牙还牙。

中年女人为难了。半路上得到别人这样大方的解囊相助，在她长了这么大还是第一次。寡妇过于敏感的心正在矛盾：要吗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不要吗，自己又实在毫无办法，而且他又是那样诚心诚意。

“拿去！”盘龙催促道。

当她以女性过细的心观察，证明了对方毫无其他邪念时，才抖着手接过钱和那串肉。

“你是个好心人！”她对着他微微一笑。

这微微一笑，对盘龙来说，是多么难得。他又偷偷打量了女人两眼：脸盘方正，五官搭配得很得体，看得出，年轻时是蛮美丽的。

到分手路口的时候，盘龙突然觉得相跟的时间太短了。中年寡妇千谢万谢，又重复先头的那句话：“你的心灵太好了！”她好象也在依依不舍。这时，盘龙不知道从哪借来了胆子，唐突地冒出了一句：“我叫盘龙，家住高山大队角落生产队，也是单……单身。”

秉性内向的中年女人又冲他微微一笑，走了。遗憾的是，盘龙忘记问她的名字。办完贴“广告”这件大事，盘龙又匆匆地回到班车上落点，仍然不见表姐和那个要见面的人。她为什么还不来呢？是哄骗人还是搭不上车？她是怎么样一个人呢？脾气和心地好吗？可像那个冲他微微一笑的中年寡妇？如果这时她真的来了，见面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呢？……

一直等到太阳偏西，街上的人渐渐少了，他又来了气：“难道你是金太太，银娘娘，叫我来候你？你来也好，不来也好，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。如今不同从前，找个女人铁定不会那么难……”他又呼地站起来，吧吧地往鞋底敲着烟锅，咚咚地走出街头，头也不回地朝着回家的路上走了。

走了里把路，突然有人在背后喊他。

“盘龙，你等一等！”

那不是表姐吗？对了。表姐带她来了。她穿得还蛮鲜眼呢。他不好意思地往路旁的一棵大榕树底坐下来。刚才的气，这时已消了一半。

近了。噫！这不是今年春天那个微微一笑的中年寡妇吗？没错，就是她。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
中年女人也看出他来了。

“是你……”盘龙站了起来，搓了搓手。

“那个该死的车偏在路上破了胎，那个开车的脾气